

1948， 朱自清先生在清华

■ 韩昊庆



朱自清先生，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120年前，1898年11月22日，先生出生在江苏省东海县的一个文人家庭。

他自幼文学天赋过人，勤于攻读，三年完成四年大学课程，然后在上海、宁波等地教书。1925年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致力于散文创作，先后写下《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1935～1936年期间，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后于1946年从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朱自清先生与清华的渊源深长，自青年来到清华园任教，而后随校颠沛四方，一直没有割舍缘分，直至长逝于此。清华园中“水木清华”月台一面临水，水面开阔，每到夏天荷花盛开。池东岸有单檐四角方亭，青瓦绿柱，原名迤东亭，是清代皇家园林熙春园留下的一座亭。

1978年8月，为了纪念先生逝世30周年，将之更名为“自清亭”，自此40年间，无数学子、游人立于亭前，怀念着自清先生与清华的际会因缘，更怀念着自清先生“外润而内贞”（沈从文语）

的美好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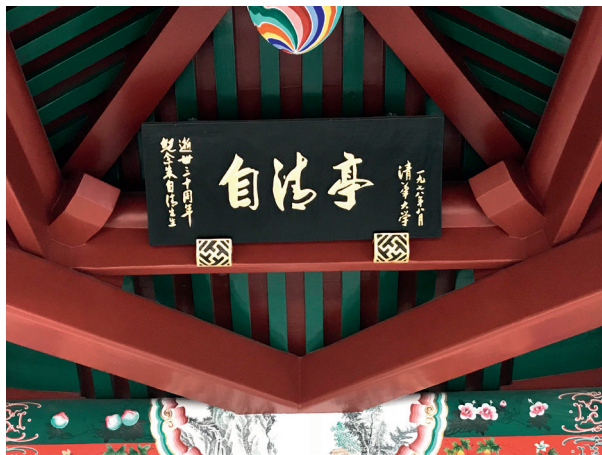
先生为国人所熟知，除却自身在文学领域开拓立帜、卓然自成一家的学术成就之外，还在于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展现出来的高尚气节与爱国信仰。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事迹家喻户晓，而细细查阅先生于1948年6月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签字前后的行迹，更是对先生“自清”“佩弦”的自我勉励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壹

在1948年的元旦来临之际，先生刚过完自己传统历法上的“50大寿”，已然到了“知天命”之年，人生新的阶段到来，心情似乎也非常愉悦。元旦当天上午，先生到工字厅参加新年团拜，晚上又出席中文系师生在余冠英住宅门前举行的新年同乐晚会。晚会主要节目又是扭秧歌，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衣裳，头上戴一朵大红花，他虽然身体不好，却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扭着，而且扭得最认真。散会后回到家里，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

这种愉快也来自于时局的变化：刚刚过去的1947年在国史研究中被普遍认为是解放战争转折的一年。这一年里，人民解放军由劣势变为优势，而国民党军队则由优势变为劣势，双方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东北、华北局势都在剧烈地震荡着，向所有人展现出即将到来的变革力量。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将要结束，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出现于亚洲地平线上。

不过，一时心境虽佳，但身体却又来捣乱：第二天，由于过于劳累，先生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身子非常疲倦，只好呆在家中静养。



清华大学校内的自清亭

先生肠胃的毛病已经是多年的顽疾了，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已颇为严重，不能饮食，而家小还在成都，无人照顾，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团粗粝的包饭，至多只能在床头前小小书桌上煮点牛奶吃吃。当时先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毛毡，形制有点像西南夷时代的氍毹，用来裹身，每日睡在硬床板上用粗毛毡抵住腹部才能入睡。

等回到北平，日子虽然安稳了一些，但国民党令人瞠目的贪腐横行加上混乱的币制改革，导致物价飞涨，一日三变。大学教授们本来就难以糊口的薪金也不能按时发放，河南大学等高校教授们连生计都维持不下去，只得罢教。到了1947年5月份，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开始了，60多万名学生、工人走上街头。自清先生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他直言宣告，人民这种为维护吃饭权的革命行动，是“法律”和“官儿”压不下的，这因为“群众就是力量谁怕谁”。他激情地歌颂人民“不能再安贫乐道”，也“不能再安分守己”的集体斗争精神。他对群众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这种声音，这种精神，是他前所未有的，他在斗争中发现了力量的源泉。

贰

先生本质上还是一个文人，自青年至中年，其实一向在学问与著述上用力，也一向少参与政治活动。即便是风波震荡的1947年，随着运动的声浪逐渐转入平息，先生便继续在书斋里耕耘，因为有一项重要的使命需要他的参与，那就是为在1946年遇害的好友闻一多先生整理遗稿。

《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为全集写一篇“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

八月酷暑，热浪滔滔，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他要通过这篇序言，把闻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风格传播于世。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局势又日渐紧张起来了。

转年的三月份，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布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组织“特种刑事法庭”，在“戡乱”名义下，大批逮捕杀害进步学生。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反抗。4月6日，清华30位教授、讲师、助教、职员、工警和同学一道，为抗议暴政，举行罢教、罢职、罢工、罢课三天。翌日，北平行政当局公然要北大交出12位同学。8日深夜，国民党特务明火执仗，持枪棒冲入师范学院，捣毁自治会办公室，捕走8位学生。9日，师大、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向北平行辕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反动当局无动于衷，又于11日派遣大批军警特务包围北大红楼，搜查、捣毁东斋教授眷属宿舍，并在街头阻击北大学生。北大师生员工愤怒异常，再度宣布罢教、罢课、罢工。12日，清华教授会开会，决定发表宣言，再罢课一日以为声援，朱自清被推为宣言起草人之一。

连日来的风波与冗事让先生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难以支撑，胃病越来越严重，吃下东西就吐。5月15日，他进城至中和医院检查，诊断为胃梗阻，须手术治疗。由于费用昂贵，又只好作罢。6月1日，他去参加一个会议，感到极度疲劳，几乎走不回来了，返家后立即卧床。翌日，开始大量呕吐，连续几天，连起床走动一下都感到费劲，体重从45公斤降至38公斤。



清华大学校园里的朱自清先生雕像

叁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是预料到自己时日无多，先生仍然坚持上课，结果在课堂上大吐，同学们连忙把他扶回家来。同事闻讯前来探望，先生疲惫地躺在床上，还一门心思记挂着上课的事，用细弱的声音说：“如果过三四天还不能起床，就请你代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这两门课。”可是，休息两天后，身体稍有康复，他又勉强去上课了。

5月间，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这一反帝爱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6月9日，北平学生集会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包香烟要数万元。为了欺骗收买知识分子，他们发了一种配购证，可用低价购到“美援面粉”。这一香甜的诱饵，对贫困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6月18日，先生在家卧床休息，吴晗来访并

给他看了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面写道：

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德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先生看毕默不作声，伸出颤动的手，拿起笔来，一丝不苟地在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当晚，他在日记上写道：

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用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子，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

肆

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先生的生活是艰难的。有一次一个学生带着弟弟来探望先生，见他



朱自清书斋一角

病得厉害，劝他今年休假，出去走走换个环境。先生摇头后长叹：“走不动哇。经济也不许可，环境也不许可。”

在这样的现实中，他这样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休息呢。

8月5日，有朋友从南方来，替他带来一件衣服和一双雨靴，不认识朱家，由吴晗带去。吴晗事先告诉那位朋友，朱先生病了，不能会客，只要把东西交给朱太太就行。先生最讲究礼规，他闻声拄一根手杖到客厅，恳切地对客人说：“请原谅，我不能多说话，只是出来认识认识。”当时的先生两颊瘦得只剩骨头，脸色苍白，说话声音十分细弱。

显然病情已然非常严重，先生的生命也到了最后的段落。

6日早上4点钟，先生胃部突然剧痛，十点钟送到北大医院，诊断为胃穿孔。下午两点动手术，情况尚好，他自己也很乐观，朋友们来看望，他还勉强谈笑。

8日，病情稳定，他情绪也比较安静，清华同事前来探望，他还惦念着新生考卷的事情。

10日，病情突然变化，转为肾炎，肚子膨胀，有尿中毒症状。中午，医院电话通知清华大学校方，谓病情危险。

先生神志尚还清楚，安卧在床上，闭着眼睛静静地睡着。斜阳透窗而进，他突然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强睁开眼睛，看了看环守在床边含着眼泪的三个孩子，用颤抖的手抓住坐在



1948年8月26日，在同方部举行朱自清的追悼会，五百余人参加了公祭

榻旁的夫人陈竹隐，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

“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说完吁了一口气，似乎了了一件心事，又平静地睡去。

12日上午8时，先生开始昏迷，不久，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文宗与世长辞。

时为公元1948年8月12日11时40分。享年51岁。

总章


自清先生离我们远去已经有70年了，但当我翻阅有关先生的资料时，先生清癯而拙朴的形象便如速写般一勾一描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都有着独特的执着与爱恶取舍。他于外是“润”的，待人接物有着东方传统士大夫修养与西方知识绅士礼节相结

合的气质；但他的内在是“贞”的，是认定了朴素的是非善恶后“一根筋”的诉求，是洁身自好、“自清”的气节。先生不是完人，他也有着普通人会有的懒惰与懈怠，在学术上因少创见而为后人看轻。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又有何妨呢？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位70年前的学者，他的品质与行迹记录在青简之上，他的故事已经由他自己写完。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挣脱了身边所有或善意搀扶、或阻挠禁锢他的人，蹒跚却又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广济寺下院砖塔顶扬起的青烟，这两天可能已经熄灭了。能毁灭的已完全毁灭。但是佩弦先生的人与文，却必然活到许多人生命中，比云南唐府那座用大理石砌就的大坟还坚实永久。”

沈从文先生如是说。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